

在井场写出石油诗



楚学朋 柯西香

面朝大海,寂寞无边。在地图上,莱州湾只是个胶东半岛和黄河三角洲环抱的小小海湾。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的陈建来说,他第一次站在海边时,扑面而来的就是大海的浩瀚无垠和海浪的奔涌。每当风暴潮袭来时,井场会被海潮淹没。守井员工坐在架高的铁皮房里,守着抽油机,守着大海。

在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100多个站点中,海滩站相当特殊。它是厂里最边远的站点,除了来拉油的司机外,难得看到生人。13年前,陈建来到这儿,就喜欢上了这儿,他觉得这里到处都是诗,海浪卷起的细碎泡沫,潜伏在泥沙下的海蛭蚶……不都是一首首诗吗?从小就喜欢诗歌的他,读诗、赏诗、作诗,怎么会觉得荒凉和寂寞呢?

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的陈建,没有一点诗人的样子。在消防队干了10年的他,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走路来腰板挺直,巡检分秒不差,管井一板一眼,刻板而自律,和诗人的恣意浪漫差了十万八千里。可他偏偏写出了喜获高产井“又到油花绽蕊时”的欣喜,写出了傍晚时分巡检路上“油机醉吻满天霞”的景象,更有对家人“更念玉颜清影,镜试红妆”的思念。闲暇时间,陈建写下了400多首诗,许多都发表在各大报刊上。

从没有接触过采油的陈建,就在莱州湾开始了自己的采油工之路。小半年过去,陈建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底气,并深、冲刺、产量、调电机、换皮带、挖穿孔、换毛辫子,样样干得出色。

十年弹指间。海还是那片海,站上的油井增加了10多口,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但陈建心里很清楚自己获得了什么,除了一身的采油技能,还有直面孤寂的勇气。2022年7月,按照油田改革整体部署要求,清河油区的员工分批撤回江汉,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海滩站。

“朝辞盐碱滩,暮食小龙虾”,陈建带着一路风尘回到江汉,成为江汉采油厂王西二站的“新人”。按照惯例,从外部工区轮换回来的所有员工都要从头开始。陈建被派到了设备最复杂、管理难度最大的周8区块,在那儿攒着劲儿,笔记记了3大本,每台设备都被他折腾了个遍,不到3个月的时间补齐了技能短板。

后来,陈建又被站长派去管理周8区块,这里人少活儿多,员工水平参差不齐。刚来不久,油区就遭遇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狂风暴雨稍稍停歇,他和当班员工在一片汪洋中蹚着齐膝的泥水启动抽油机、检查混输泵。一身汗、一身泥,当天色大亮时,周8区块第一个恢复了生产。精疲力竭的陈建,从雨鞋里倒出了两条小鱼儿,看着白茫茫的井场,写下了“孤站深披干草”的诗句。

正当陈建计划着让周8区块再上一个台阶时,他被区里调到了东三站担任安全副站长。接到调令的这天正好是7月27日轮换回江汉一周年的日子。东三站面广井偏油稠,39口油井看起来不多,却是东一口西一口,跑上一遍要1个多小时。为了尽快熟悉情况,白天,他跟着站长跑井、处理故障,晚上回家画电子井位图、整改资料、完善应急处置卡。这些琐碎繁杂的事务,陈建却“每临琐事有静气,千头万绪仍从容”,干得津津有味。

盛夏的清晨,田野里的麦苗泛着青绿。陈建来到东三站,踩着清晨的露水,站在泛着湿气的田埂上,一笔一画地写下“阡陌闻犬吠,巡线田野间”,开始了新一天的巡检。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跨越时空,连接古今,让我们得以在字里行间感悟人生真谛,体会世间百态。

——题记

脚下沾泥土,笔下写真情

王晓静

多年前,我偶然读过李春雷老师的短篇小说《夜宿棚花村》,即刻被打动。作家把视角瞄准一个小山村的一位农妇,切入点很小,很独特。他用文字温暖、沉静、细腻的笔法记录一个普通妇女在面临汶川大地震这样巨大灾难后对生活的认真,折射全川。当时就感到,这与我们勘探人多么相似呀!再恶劣复杂的施工环境也绝不畏缩,永远都是坚韧、隐忍、乐观,充满希望。

这几年,我不断行走在大山、荒野、戈壁和沙漠之间,去探访和追寻勘探人的足迹,在开眼界、长见识的过程中,不断冲刷和涤荡着自身,同时被勘探人的铁人精神深深打动,这让我感到写报告文学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

有人觉得石油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好看,可读性不强,但我认为报告文学好不好看,不在于题材,而在于在既不虚构又不夸张的前提下,如何运用形象的语言、精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等综合文学艺术手法反映人物和事件。好的报告文学无论在构思、语言、形象刻画、人性挖掘上都不亚于小说。假如用写小说的态度来完成石油题材的报告文学,不但可读性强,甚至比其他社会题材更出彩。原因很简单,石油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唯一性及不可替代性,使其充满神秘感和庄严感,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的好奇心,从而带来阅读的快乐。而且,好的石油题材报告文学具有更深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然,有的石油题材的报告文学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语言刻板、僵硬、结构单一、通讯味浓、材料性语言较多等。再比如,作者对于人性深层次的挖掘不够,喜欢将人物脸谱化,极力打造完美好人,不允许他人有缺点。但人性是复杂的,尤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退缩、恐惧、胆怯……在遭遇不公平时,不甘、委屈、不忿……这些都是人正常的情绪表达。把报告文学写成纯正面报道的赞文,降低了作品的文学价值。

如果说素材是一座房子的地基,那么写作过程就是添砖加瓦上梁封顶的过程。每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放在过程都要恰如其分。为了刻画某个细节,我常常陷入一个词里,纠结、犹豫,直到我认为它可以准确传达才放过自己。必要的时候,我会跨越时空,将自己放入主人公所在的某个场景,代替他(她)去经历去感受去体会去思想,从而获得更直观更丰富的信息。

2021年,我在写报告文学《“刀片”山上的来客》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并非亲历者,只是听说“刀片”山环境恶劣,勘探生产困难重重。在得知主人公何长山曾带头攀登其克利克塔格山时,我觉得这对人物刻画是一个很好的细节。我通过电话对他进行采访后,仍然不能完全了解在攀登过程中他的心理变化。一个月后,趁他回山东休整的间隙,我把他请到办公室。他将若干书摆起来,模拟成其克利克塔格山的样子,边模拟攀岩边讲解,整个过程基本重现了当时攀登“刀片”山的情境。这种近距离采访之后,我对人物内心活动、情绪变化了解得更准确,写出来的作品也更真实。

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个勘探队、同一群勘探人,依然会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自身的年龄、阅历和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勘探队伍年轻化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年轻人如何接棒,老一辈的石油精神如何传承,对他们来说这是重大的人生考验。我试图将视线和笔墨转向他们,但是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多年来,我一直秉承着“脚下沾泥土,笔下写真情”的创作态度来完成各种题材的写作。始终认为好素材在一线,在如火如荼的地震生产中,在无人区,在大漠深处,在戈壁滩,在群山之间,在高原之上……未来的若干年里,我希望可以沿着勘探人行走的轨迹,去记录他们,呈现他们,让“勘探”这个小众行业走进大众视野,并在此过程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写报告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要保证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又要确保作品的文学性。“既要”又要“无形”中增加了创作难度,对我而言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因文笔拙劣,文思不能如泉涌,作品达不到要求的高度而痛;又因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打破自己和重塑自己而快乐。这种有如新生的感觉令我振奋。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去生活现场,完成一篇好散文

周莲梓

纵观古今,会发现那些写出了经典的前辈,为了写作历尽艰辛,最终通向一个目标:写出人生的真谛,说出人世间的真理,给人类以审美和激励的永恒力量。

在石化企业里工作和生活的写作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离生产一线很近。到现场去,会让写作者收获到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企业的大检修,那种火热的场面,仅靠虚拟的想象是不够的,没去过现场就无法感受到那种真实的氛围。

当然,去现场前要抱定学习的心态,带着人文的情怀,带着一颗赤子般的心,去发现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细节是散文的生命,会引爆内心潜伏的火山。

前一阵子在大学作讲座,有人问我:老师,新闻采访和文学采访的区别在哪里?我回答说新闻采访只注重一个工程的竣工、一个人物的先进事迹、一条输油管廊的架设过程等等,它可以截取生活的一个平面或断面;但文学的采访就要复杂得多,要立体化、人性化和生活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先要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了解那里的人是依靠什么生活的,产什么植物和动物,人们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之类。

在人间,没有任何一种经验是可以直接拿过来运用和移植的,人也不可能调动出生前的经验和今生作比较。除了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经验,我们别无他法。

对于写作而言,除了要到生活现场去,还要以大量的阅读为突破点,比如从鲁迅先生的《野草》中学习冷峻与奇崛,从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中学习随和与达观,从孙犁先生的散文中学习细节的运用,从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学习恬静与坚定,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学习其对生命存在和茫茫宇宙的反刍追问;从张炜的《融入野地》中,学习他对大地进行思考的专注和投入度;从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学习水一般的天真透明和细腻,从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中,学习那份灵魂的抽朴与认真的姿态。

就工作和生活来说,我自己从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那里学习了许多。他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是一位怀有强烈宇宙感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音、草虫之音的异能的学者。他的创作拓展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边界,而且为其奠定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

他的出身是农艺师,年轻时代在德国留学,坐过牢,有过人间磨难的历练。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世界一流的哲学家著作,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等。

普里什文是深入生活现场的大师,在差不多一生中,都居住在原始森林中,或者在旅途、山水中度过,行吟游历成为他一系列探索的开端。创作大量散发大自然气息的作品,并形成了“自然与人”创作思想的构建。

在他的作品中,按照自然的乡村推进,从春天的第一滴水写起,其间穿插着俄罗斯中部乡间的打猎、农事、节庆等生活细节。普里什文不仅把自然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与人的复杂情感结合起来,而且第一次把“大地本身”当作“故事的主人公”。

普里什文从事写作的一生表明,一个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表达语言和创作基地——他早早地找到了自己的森林和湖泊,文章有了自己的腔调;让灵魂进入沉静,专注于书写自然,他的生命远离世间喧嚣和名利纷争,健康宁静充实。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建立的这个王国里,获得了人生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受人尊重的幸福;文学写作的过程,也就是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他终生书写森林,森林改变了他的人性,包括坏脾气,以及诗人的过于敏感的冲动性格。

我这几年的个人写作是这样走过来的——像大多数人一样,早些年是写故乡,写乡愁,但你写了几本书以后,会意识到不能总是写故乡,写了小说写散文,就把童年的那点生活积累写光了。尤其是散文创作,是一项耗财非常大的文学体裁,一写多就重复了。此时,人的习惯性念旧,成了我写作最大的障碍。离不开的环境、旧的观念,虽然身体向前进入了新的年轻,但思维还是旧的处理器。

一切艺术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突破只是临摹,不敢超越自己,写了半生还没有自己的个性,说明你不能向前走了。在度过一段焦虑和瓶颈期之后,我庆幸自己从普里什文那里获得了启示,于是,我试图走出故乡的怪圈,而走向大地、森林、河流和草原。

从2011年起,我背起行囊,深入到大兴安岭、长白山、呼伦贝尔草原、乌拉盖草原以及额尔古纳河一带,最终选择了以长白山为营地。通过观察、记录、采访和写作,我与山中的采药人、捕鱼人和猎人的后代成了朋友。出版了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散文集,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是以长白山为故事背景的。

在森林里,静听松风,灵魂才真正地安静了下来。云歌秋凉草渐黄,风吹走了太阳的影子,树吹着尖利的哨音,倚着一面山坡,听着石头发出的声音,心里看见一个野孩子,天地辽阔,一意孤行。

眼前的一切,如此绚烂而美好。在深深的夜晚,我常常沿着长白山脚下的河流散步徜徉,望着山顶的一缕拖着尾巴的星光,觉得自己就像一盏微弱的油灯,随时会被山风吹灭,许多新的想法就这样破茧而出。面对时空,你的会产生顿悟,进而使你的心变得很大。

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里还有另一个自我,那是一个可以和本我对话的灵魂的自我。此时,你会拥有一颗和大地、和自然水乳交融的心。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笔尖下的时光

李晓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有一个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只要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一点写作动态,我总是第一时间点赞。

有人说,这是一个不会产生大师与巨匠的时代,我依然在心里把这些我关注的作家给予一个称呼,他们就是文学大师。因为这些年,我是通过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次次完成了对自己精神的哺育。我人生旅途的半径与直径,其实大多是画地为牢的小圈子,但是文学,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理解、包容、慈悲、怜爱、疼惜,呈现出高山连绵、沧海横流、气象万千的人生景象。

我感谢文字的发明者——仓颉。是他让这些留在龟甲、兽骨、竹木、石头、布匹、纸张上的文字,让人类历史的绵延,得以显现清晰的脉象与脉络,其中文学的书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底稿。而今一个3岁小孩就能背诵“床前明月光”,这是文学的永恒魅力。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一件事情,那就是持续地、密集地写作。我写的这些东西,有时怀疑它们不是真正的文学。我在一个地方写作,这些蝌蚪一般浮游在漫漫溪流上的文字,与那些黄钟大吕的文学,我明白距离的遥远。在这个多数人捧着手机屏幕的年代,文学在我心里依然神圣,依然有着庄重的气质,有着神秘的磁场。写作是对时间的抵抗,是对记忆的抢救。人活着,其实也是和时间的对峙,但生命终究抵抗不赢无涯的时间,只有与时间心平气和地妥协。因为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高昂、激情、奋进,我们的身体终究会老去,灵魂终究会与肉体拉开距离。但灵魂闪闪发亮的部分,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来。

肉体老去,生命陷入枯萎,可以通过文学的书写,保持着生命绵实的质地与高强度。一个作家为时代书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自己的生命书写,这种文学一旦与个人心灵的脉动、大地的脉动、人间的脉动合拍共鸣,这就是令人尊敬的文学。

我常常自问,我这些年为什么坚持写作,需要给我写作找一个理由吗?或许我文学的源头,是少年时代造成的。少年的我,喜欢坐在乡村山坳上凝神发呆,那夕阳下沉后黑夜来临的苍茫感,让我感觉到了人生的巨大虚空。有个夜晚,我坐在石头上没有回家,是父亲打着火把领我回家。哎呀,这个娃娃啊,长大成人以后怎么讨一碗饭吃,父亲的这声长叹而今还在少年的天幕上响起。

少年时代,我是一个敏感而木讷的人,只言片语乃至一个眼神就让我受到伤害一蹶不振。我在少年时代就暗地里发誓,我要成为一个作家,通过书写给自己一份衣食,一个饭碗。

写作30多年来,从文字写作与发表的数量上来看,已经有了数百万字,但我总不满意,总是焦虑,当然也有疲惫。但我通过书写,一次次让生命的曙光微起,一次次以文字作舟渡过了生命的滔滔河流。我这样说,是不是放大了写作的功能与自我疗愈。我以为是真诚的,我对文学依然保持着敬重与敬畏之心。在我常常出现的焦虑梦境里,我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流浪的人,但梦境里让我喘息一口气的是,我自己说,还有文学可以依靠。梦境照进现实,我确实是把写作当成了生命的根须一样扎紧在土壤里。尽管我写作的那点微薄收入不足以供养我的物质生活,但这灵魂功课中的书写,让我消化着孤独,承担着责任,溶解着欲望,洞悉着世界。

在中年的季节,眉上挂霜,我想起一座小城,它是祖国最北端茫茫林海中的黑龙江省加格达奇。1987年,我在那里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我想象,在那白雪皑皑的小城,雪花从天上簌簌而落,我的心里,依然有着一颗迎接生命初雪一般的深情凝视与激动。

(作者来自中燃公司)



图片由AI绘制